



读来
读往

艺术

大师的 流年碎影

邹士方
著

吴祖尧 梁容若 王日令 朱光潜 1981年 1985.4.5
文怀沙 宗白华 侯宝林 王人美 徐肖冰 谢添 白杨 夏梦
启功 桑弧 陶金 茅以升 钱学森 侯宝林 王人美 徐肖冰 谢添 白杨 夏梦
王力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王勃同



► 20世纪末中国艺术史拾遗 正史之外的私人别史

首度公开

冯友兰 朱光潜 宗白华 文怀沙 李泽厚 启功 桑弧 陶金
茅以升 钱学森 侯宝林 王人美 徐肖冰 谢添 白杨 夏梦
等的私密照片和罕见手稿

亲历 亲闻
自摄 自藏

艺术 大师的 流年碎影

邹士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 / 邹土方著.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2
(读来读往)

ISBN 978-7-5461-2296-0

I. ①艺… II. ①邹…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②艺术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6②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747号

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

邹土方 著

出 版 人: 任耕耘

选题策划: 胡俊生

责任编辑: 胡俊生 谭楚楚

封面设计: 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责任印制: 李 磊

版式设计: 好点图文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 话: 010-64266769 010-64264185转8067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3706888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7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61-2296-0

定 价: 3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三松堂再拜客

又是一年春光时，各路人马都把头探出窗外呼吸新鲜空气，20世纪初到80年代，在这漫长的将近80年中，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师们早已从山娃子变成白发的老人，拜见冯友兰时他已88岁了，再见冯至时他已经82岁了，访问朱光潜时他已经85岁了，第一次见到宗白华时他已经83岁了……他们似乎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 / 2

冯至奔告艾青 / 5

别了，朱光潜 / 10

郭沫若的“崛起” / 17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 / 21

文坛奇人文怀沙 / 29

与国学大师王利器的友谊 / 45

第二卷 大师齐崭露头角

20世纪20年代，对于每一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启蒙、酝酿阶段。毛泽东那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笔名是二十八画生；徐悲鸿在学画马；启功还在读小学；梁容若刚毕业，正在找工作；冯其庸还在穿开裆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崭露头角。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 / 50

黄埔军校来的猛人 / 54

五四运动之先锋才俊 / 57

启功大师初成名 / 59

知遇之恩，徐悲鸿画马 / 69

江南才子下江南 / 71

冯其庸幽居瓜饭楼 / 76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 / 79

第三卷 大幕下的中流砥柱

经过历史的洗礼，有人抑或沉沦，抑或站上了新的舞台，但不管怎样，属于他们的舞台才刚刚拉开帷幕。茅以升正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蒋和森正在写美学著作，王朝闻的研究刚刚有了新的进展……

茅以升的四封来信 / 84

从加州理工学院到中科院 / 90

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 / 93

通往“双桥书屋” / 95

与美学家秉烛夜谈 / 96

如烟往事再遇才子 / 98

告别北大燕园 / 103

第四卷 遥遥长路，潮起又潮落

跌跌撞撞走过了一个时代，好不容易保住了脑袋，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展望过去，又有谁记录那些历史呢。于是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卑不亢，他们不住在一起，但他们记录的却是同一件事——历史。

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 108

这颗脑袋算是保住了 / 111

圆明园走出的“遗老” / 117

再见史学大师 / 123

众友齐聚北太平庄 / 125

从万县步行到延安 / 127

第五卷 在夹缝中突围

车轮滚滚，有人从沙子里爬出来，有人从岩石缝钻出来，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在夹缝中生存，所以大家都有交集，也可能结下梁子。看过胡适与梁实秋斗笔，看过胡风与舒芜直来直往的“恩怨”，看过上海一支笔和重庆一支笔……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更精彩。

顾执中再出道 / 134

舒芜与胡风的恩恩怨怨 / 142

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 149
子野论胡适和梁实秋 / 150
上海一支笔和重庆一支笔 / 153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156
两栖人和T型人 / 160

第六卷 十里平坡苦尽甘来

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似乎苦难过去了，在夹缝中的人也似乎爬出来了，似乎苦尽就会甘来。的确如他们所愿，只是大师们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这一切。美学大师朱光潜为了艺术而艺术，历史学家谢国桢为了历史而著述，梁实秋还在怀念与林语堂“斗嘴”的日子，林默涵正在伏案搞文艺理论……看起来一切都那么生动。

林家铺子 / 166
书湖阴先生壁 / 169
傅雷家书 / 171
“弥勒佛”费孝通 / 173
未名湖畔老教授远去 / 175
疯狂的摄影美学 / 178
谢国桢手稿与梁启超之死 / 193
林默涵：林语堂比梁实秋更差 / 199
舞文弄墨三十年 / 203

第七卷 舞台驹隙过如驰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横空出世，她在上海是响当当的一号女主角，她是作家，还是编剧，总而言之非常有名，非常了不起。但是，光鲜亮丽的背后，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比整个大上海还精彩……

像巴金、曹禺一样录音 / 208

巡礼北京护国寺 / 210

跑龙套与主演只在一线之间 / 213

拜见陶金和谢添 / 216

四大天王之一“兵临城下” / 218

一代越剧大师远去 / 222

何时再见京剧票友 / 225

张爱玲与桑弧 / 228

第八卷 一江春水向东流

漫漫朝天路，激情与失败并存，因为他们还很年轻。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年轻时风流倜傥，名满香江，可是他却不高兴，因为他暗恋上一个美人。使君有意，罗敷未必有情，金庸久攻不下，最后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深刻的暗恋都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浪里淘沙后，逼上“梁山” / 240

瞭望巴蜀奇才 / 243

武侠大师金庸与他的梦中情人 / 246

弘一大师的崇拜者 / 249

十上黄山 / 251

三十年来只此一人 / 254

再忆吴祖光和新凤霞 / 257

第九卷 明月照西归

时常会对着很多老照片发呆，尤其是每当看到战争年代的老照片，这种情绪来得更激烈。扪心自问，这些老照片都是怎么来的呢？又是出自何人之手？那些枪林弹雨里的瞬间“旅程”，又是谁刻画出来的呢？那些抹不去的记忆，就像一幕幕用枯黄的胶片刻画出来的画面，婆婆而又魑魅。

游园惊梦 / 262

冰山上的来客 / 264

春暖花开，踏雪寻梅 / 266

枯黄的画册 / 270

使君归去遥无期 / 272

红色的旅程 / 276

作者版权声明 / 288

第一卷 三松堂再拜客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

冯至奔告艾青

别了，朱光潜

郭沫若的『崛起』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

文坛奇人文怀沙

与国学大师王利器的友谊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

癸亥年岁尾的一天，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八十八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在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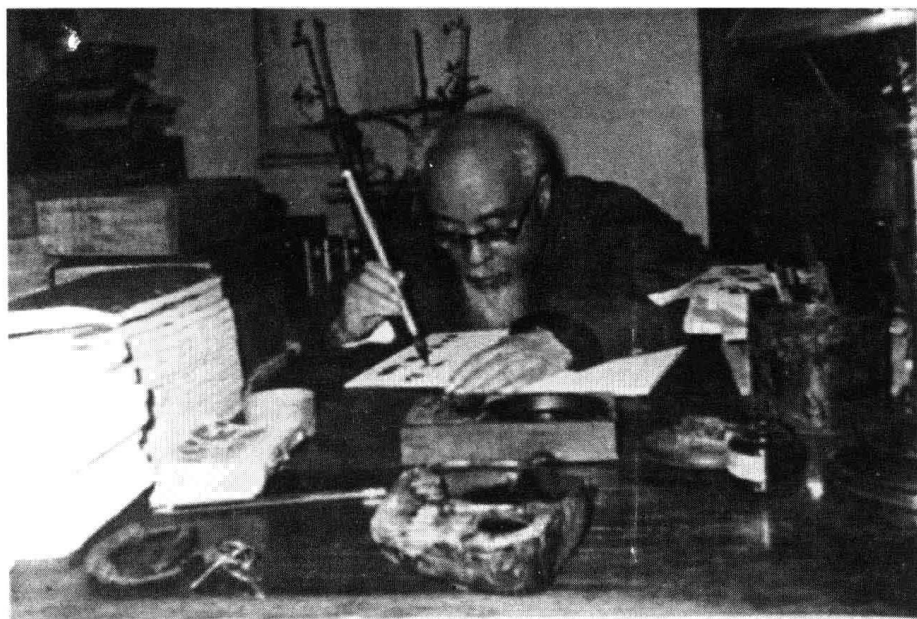
话题从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



冯友兰先生正伏案题字，这是冯大师蓄须后的模样，让人联想起齐白石。（1986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第一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

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

‘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的就将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冯先生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凡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总得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把那个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统一起来，带动起来。

‘四个坚持’就是新时期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听起来新鲜，其实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冯先生最后说：“现在从哲学方面讲，还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过去的哲学接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医学上的接肢，不是把两部分对上就行了，要把全部血管、神经接上头。现在需要做接头工作，同中国历史接上头。其实有些头已经接了，毛泽东思想中就有这方面内容，但大家不了解怎样接的，要加以专门研究。我搞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过去那些血管神经一

理，做接头工作。因此我写《新编》并不是想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之类的东西，那些已经很多了。我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徐盈先生说：“那么，你这种接头工作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冯先生答道：“我希望自己做到唯物。我这样做，做得好，当然无话可说；做不好，我就冒一番风险。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他接着介绍了他所撰写的两副对联。一是1983年夏，当金岳霖教授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写了一联：“岂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当他本人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又写了一联：“岂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

金岳霖教授是研究逻辑学的，“白马”是用“白马非马”的典故。金曾写《论道》，“青牛”指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用的是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的典故。“三松堂”为冯的居室，他最近刚刚完成了回忆录《三松堂自序》。

“心怀四化，意寄三松”，我衷心地祝愿冯老先生的愿望能够实现，同时也非常感谢他能接待我这位三松堂来客。

冯至奔告艾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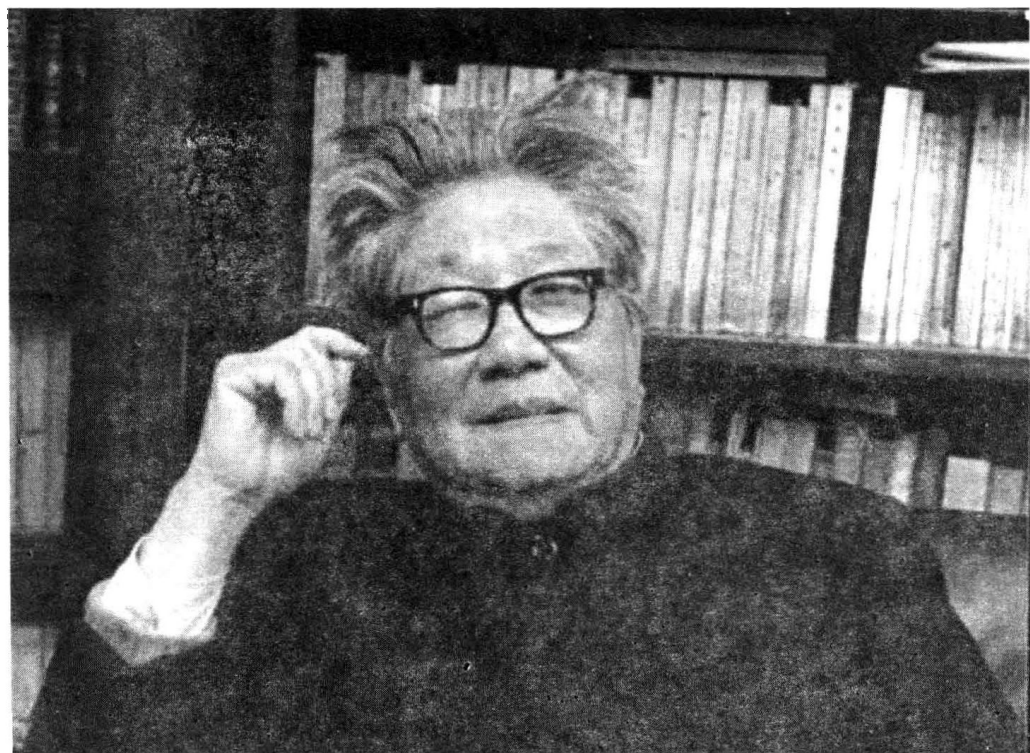
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访问三松堂后，我又拜访了另一位老先生，他就是冯至。

冯至先生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1905年生于河北涿州，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并首任所长。曾被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并获得“歌德奖”、“格林兄弟奖”、德国“大十字勋章”等。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成就斐然的作家，他的《十四行诗》为中国新诗写作开创新体。他的《杜甫传》迄今“著名于学术史，据为典要”。

20世纪20年代，冯至先生就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享誉一时，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50年代随着《杜甫传》的出版和北大西语系主任资格的获得，他开始进入学术殿堂，被认为是杜甫专家，而且跻身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部委员”之列。他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0年代由于又一力作《论歌德》的问世，使他成为我国德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无可争议的泰斗。《论歌德》被公认为是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一个冬天的童话》，歌德的诗歌、里尔克的诗歌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些作品的中译本都是冯至先生的辛劳。国学大师文怀沙说：“我很佩服陈寅恪，但他的作品不会让我感动，冯至的《伍子胥》却让我流泪。”

20世纪80年代由业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介绍，我与冯至先生有过几年交往。

那时朱先生每出版一部新著，就要奉赠自己的一些老友，出于对我的信



冯至老先生坐在书房前，背后的书清一色的古尘色，冯老此时已经84岁了，他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美学大师朱光潜等交往甚密。（1989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任，他有时托我直接送到老友寓中。记得我曾代朱先生给楚图南、冯至、李可染、杨宪益、冯亦代、张毕来等前辈送过书。

由于送书而结识冯至先生，那时他在建国门外的社科院宿舍楼居住。我记得他房里都是书，书柜、书架把墙都遮住了。冯先生微胖，温文尔雅，乐观朴素，说话不紧不慢，虽是大学者，却十分谦和。

1987年3月朱光潜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冯先生同我谈起朱先生。

他说：“朱先生是一位有充沛精力、意志坚强的学者，我对他很钦佩。解放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花了很多心思，他独立考虑问题，不受风向的影响。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有时还把原文与其他各种译文相对照。他的英、法、德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年纪很大的情况下还学习了俄语。与他相比，我感到惭愧。我本来是研究德国文学的，可是德国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如黑格尔的《美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都是朱先生翻译的。”

冯先生告诉我，他与朱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是抗战胜利后，那时他从昆明回到北京，朱先生也从武汉大学回到北京，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学中老胡同宿舍，时常见面。冯先生说：“朱先生不大议论别人，也很少讲他自己。解放前他的思想比较右倾，那时我对他有些意见，说话时对他有所暗示，但我认为我们彼此的意见不相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世界观支配的，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有的人思想虽然右，但在做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是好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就有可取之处。解放后朱先生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改造，进步很大，给旧知识分子，也给年轻人做出了好的榜样。”

冯先生最后说，盖棺定论，对于朱先生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他的优点、他的缺点都可以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待。解放前他那种右的言论也是本着他的良心讲的，应该得到理解，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真诚的。

冯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朱先生生前送与他的《朱光潜文集》，只见扉页上写着：“这三卷美学文集都是在冯至同志指导和纠正之下写成的，特奉一套作纪念，一九八四年春时已八十有七初度矣光潜”。冯先生笑着说：“我对他哪有什么指导和纠正啊，他是太谦虚了。”

1987年10月拙著《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我邮寄一册给冯先生。他于1988年5月10日复信，对我多所鼓励：

士方同志：

谢谢您寄给我您与王德胜同志合著的《朱光潜宗白华论》。朱宗两位同年诞生，同年逝世，堪称美学界的双璧。我与朱先生比较熟悉，于宗先生知之甚浅，今读此书，获益实深。回想二老生前，一位于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一位于晚年受冷淡待遇，前者以坚强毅力，后者以超脱态度处之，似此风度，应永远纪念也。

敬礼

冯至 1988.5.10

从信中可知冯先生认真阅读了拙著，故能发表如此精当的评论，可谓字字珠玑！先生做事之认真于此可见。

1988年冯至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老友杨晦教授的文集，我发现书名是冯至先生的手笔，就提出希望冯先生赐我一幅书法墨宝，冯先生笑笑说：“我哪里会写字，待我练一阵子再给你写吧。”我以为他在敷衍我，就也没有在意。谁想冯先生对自己的承诺十分认真，他在后来写给我的两封信中都提到此事，两信内容如下：

士方同志：

来函及“人民政协报”数份收到，谢谢。

请原谅，条幅还没有写，原因如下：一、近来一再小病，先是感有咳嗽，继之以肠胃发炎，一度吐泄，身体十分疲惫。二、久未用毛笔写字，实在感到生疏了。但既已承诺，当不至于食言。俟将来有兴能挥毫献丑时，当即奉告。此致

撰安

冯至 1988.11.23